

國學基本叢書

明儒學案

(上)

黃宗羲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書叢本基學國

案學儒明

(上)

著義宗黃

---

行發館書印務商

## 凡例

從來理學之書。前有周海門聖學宗傳。近有孫鍾元理學宗傳。諸儒之說頗備。然陶石簣與焦弱侯書云。海門意謂身居山澤。見聞狹陋。嘗願博求文獻。廣所未備。非敢便稱定本也。且各家自有宗旨。而海門主張禪學。擾金銀銅鐵爲一器。是海門一人之宗旨。非各家之宗旨也。鍾元難收。不復甄別。其批註所及。未必得其要領。而其聞見亦猶之海門也。學者觀義是書。而後知兩家之疎略。

大凡學有宗旨。是其人之得力處。亦是學者之入門處。天下之義理無窮。苟非定以一二字。如何約之。使其在我。故講學而無宗旨。卽有嘉言。是無頭緒之亂絲也。學者而不能得其人之宗旨。卽讀其書。亦猶張翥初至大夏。不能得月氏要領也。是編分別宗旨。如燈取影。杜牧之曰。九之走盤。橫斜圓直。不可盡知。其必可知者。是知九不能出於盤也。夫宗旨亦若是而已矣。

嘗謂有明文章事功。皆不及前代。獨於理學。前代之所不及也。牛毛繭絲。無不辨晰。真能發先儒之所未發。程朱之闢釋氏。其說雖繁。總是在迹上。其彌近理而亂真者。終是指他不出。明儒於毫釐之際。使無遁影。陶石簣亦曰。若以見解論。當代諸公。儘有高過者。與義言不期而合。

每見鈔先儒語錄者。蒼撮數條。不知去取之意。謂何其人。生之精神。未嘗透露。如何見其學術。是編皆從全集纂要鈎元。未嘗襲前人之舊本也。

儒者之學。不同釋氏之五宗。必要貫串到青源南嶽。夫子既焉不學。濂溪無待而興。象山不聞所受。然其

問程子之至何王金許數百年之後猶用高曾之規矩非如釋氏之附會源流而已故此編以有所授受者分爲各案其特起者後之學者不甚著名總列諸儒之案

學問之道以各人自用得著者爲真凡倚門榜戶依樣葫蘆者非流俗之士則經生之業也此編所列有一偏之見有相反之論學者於其不同處正宜著眼理會所謂一本而萬殊也以水濟水豈是學問

胡季隨從學晦翁晦翁使讀孟子他日問季隨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季隨以所見解晦翁以爲非且謂其讀書鹵莽不思季隨思之既苦因以致疾晦翁始言之古人之於學者其不輕授如此蓋欲其自得之也卽釋氏亦最忌道破人便作光影玩弄耳此書未免風光狼籍學者徒增見解不作切實工夫則義反以此書得罪於天下矣

是書搜羅頗廣然一人之聞見有限尙容陸續訪求卽義所見而復失去者如朱布衣語錄韓苑洛南瑞泉穆元菴范栗齋諸公集皆不曾採入海內有斯文之責者其不吝教我此非末學一人之事也

黃宗羲識

## 自序

盈天地皆心也。變化不測。不能不萬殊。心無本體。工夫所至。卽其本體。故窮理者窮此心之萬殊。非窮萬物之萬殊也。是以古之君子。寧鑿五丁之間道。不假邯鄲之野馬。故其途亦不得不殊。奈何今之君子。必欲出於一途。使美厥靈根者。化爲焦芽絕港。夫先儒之語錄。人人不同。只是印我之心體。變動不居。若執定成局。終是受用不得。此無他。修德而後可講學。今講學而不修德。又何怪其舉一而廢百乎。時風愈下。兔園稱儒。實老生之變相。坊人詭計。借名母以行書。誰立廟庭之中正。九品參差。大類釋氏之源流。五宗水火。遂使杏壇塊土。爲一閔之市。可哀也夫。義幼遭家難。先師戴山先生視義如子。扶危定傾。日聞緒言。小子翼翼。夢奠之後。始從遺書得其宗旨。而同門之友。多歸忠節。歲己酉。毘陵鄒仲昇來越。著劉子節要。仲昇先師之高第弟子也。書成。義送之江干。仲昇執手丁寧曰。今日知先師之學者。惟吾與子兩人。議論不容不歸一。惟於先師言意所在。宜稍爲通融。義曰。先師所以異於諸儒者。正在於意。豈可不爲發明。仲昇欲義敘其節要。義終不敢。是則仲昇於殊途百慮之學。尙有成局之未化也。義爲明儒學案上下。諸先生深淺各得。醇疵互見。要皆功力所至。竭其心之萬殊者。而後成家。未嘗以憐愍精神。冒人糟粕。於是爲之分源別派。使其宗旨歷然。由是而之焉。固聖人之耳目也。間有發明一本之所在。非敢有所增損其間。此猶中衢之罇。後人但持瓦甌。樛杓隨意取之。無有不滿腹者矣。書成於丙辰之後。中州許西山暨萬貞一各刻數卷。而未竣其事。然鈔本流傳。頗爲好學者所識。往時湯公潛菴有云。學案宗旨難越。苟善讀之。

未始非一貫。此陳介眉所傳述語也。壬申七月。一病幾革。文字因緣。一切屏除。仇滄柱都下寓書。言北地隱士賈若水者。手錄是書而歎曰。此明室數百年學脈也。可聽之埋沒乎。亡何賈君逝。其子醇菴承遺命刻之。嗟乎。溫公通鑑成。歎世人首尾畢讀者少。此書何幸而累爲君子所不棄乎。暫徹呻吟。口授兒子。百家書之。康熙三十二年癸酉黃宗羲序。

## 鄭序

道並行而不相悖。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三教旣興。孰能存其一去其二。並爲儒而不相容。隘矣。孔子大  
中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是以能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然嘗欲無言。且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大  
賢而下。概莫之及。後儒質有純駁。學有淺深。異同錯出。宋惟周子。渾融罕露圭角。朱陸門人。各持師說。入  
主出奴。明儒沿襲。而其間各有發揮開闢。精確處不可掩沒。梨洲黃子。臚爲學案。而並錄之後之觀者。毋  
師己意。毋主先入。虛心體察。孰純孰駁。孰淺孰深。自呈自露。惟以有裨於爲己之學。而合乎天地之所以  
爲大。其於道也。斯得之矣。康熙辛未。鄞萬氏刻其原本三分之一。而輟。嗣後故城賈氏一刻。雜以臆見。失  
黃子著書本意。今續完萬氏之未刻。乾隆己未夏五。慈谿後學鄭性謹序。

# 莫序

孔子稱善人不踐迹。孟子謂君子欲其自得。繫辭云。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此三言者。千古道學之指南也。夫道無定體。學無定法。見每歧於仁智。克互用乎剛柔。鈞是問仁。而克復敬恕。功分頓漸。同此一貫。而忠恕學識。義別知行。各得其性之所近而已。宋儒濂溪明道之深純。與顏子爲近。伊川橫渠之篤實。與曾思爲近。象山之高明。與孟子爲近。立言垂教。不必盡同。後人泥於著述之迹。僉謂朱子集羣儒之大成。數百年來。專主一家之學。明初天台澠池。椎輪伊始。河東崇仁。風教漸廣。大抵恪守紫陽家法。言規行矩。不愧游夏之徒。專尚修不尙悟。專談下學。不及上達也。至白沙靜養端倪。始自開門戶。遠希曾點。近類堯夫。猶是孔門別派。自陽明倡良知之說。卽心是理。卽知是行。卽工夫是本體。直探聖學本原。前此諸儒。學朱而才不逮朱。終不出其範圍。陽明似陸。而才高於陸。故可與紫陽並立。當時若東廓主戒懼。雙江主歸寂。念菴主無欲。最稱新建功臣。卽甘泉體認。見羅止修。亦足互相表裏。迨蕺山提清誠意。約歸慎獨。而良知之學。益臻實地。不落虛空矣。黃黎洲先生明儒學案一書。言行並載。支派各分。擇精語詳。鈞玄提要。一代學術源流。瞭如指掌。要其微意。實以大宗屬姚江。而以崇仁爲啓明。蕺山爲後勁。凡宗姚江與關姚江者。是非互見。得失兩存。所以闡良知之祕。而防其流弊。用意至深遠也。是書清河賈氏刻本。行世已久。但原本首康齋。賈本改而首敬軒。原本王門學案。賈本皆改爲相傳學案。與萬五河原刻不同。似非先生本旨。予家舊有鈔本。謹據萬氏原刻。重加訂正。以復其初。并校亥豕之訛。壽諸梨棗。竊謂學貴真修實。

悟不外虛實兩機。病實者救之以虛。病虛者救之以實。古人因病立方。原無成局。通其變使人不倦。故教法日新。理雖一而言不得不殊。入手雖殊而要歸末嘗不一。讀是書者誠能不泥其迹。務求自得之真。向身心性命上作印證。不向語言文字上生葛藤。則東西相反而不可相無。百川學海而皆可至於海。由諸儒上溯濂洛關閩以尋源洙泗。庶不負先生提倡之苦心也。夫時道光元年辛巳仲冬朔旦。會稽後學莫晉頓首謹書於教忠堂。

# 師說

## 方正學孝孺

神聖既遠，禍亂相尋，學士大夫有以生民爲慮，王道爲心者絕少。宋沒益不可問。先生稟絕世之資，慨焉以斯文自任，會文明啟運，千載一時，深維上天所以生我之意，與古聖賢之所講求，直欲排洪荒而開二帝，去維霸而見三王，又推其餘以淑來禪，伊周孔孟合爲一人，將旦暮遇之，此非學而有以見性分之大全不能也。旣而時命不偶，遂以九死成就一個，是完天下萬世之責，其扶持世教，信乎不愧千秋正學者也。考先生在當時已稱程朱復出，後之人反以一死抹過先生一生苦心，謂節義與理學是兩事，出此者入彼，至不得與揚雄吳草廬論次並稱，於是成仁取義之訓爲世大禁，而亂臣賊子將接踵於天下矣。悲夫，或言先生之忠至矣，而十族與殉，無乃傷於激乎？余曰：先生只自辦一死，其激而及十族，十族各辦其一死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十族衆乎，而不當死乎？惟先生平日學問斷斷乎臣盡忠，子盡孝，一本於良心之所固有者，率天下而趨之，至數十年之久，幾於風移世變，一日乃得透此一段精光，不可掩遏，蓋至誠形著動變之理宜然，而非人力之所幾及也。雖謂先生爲中庸之道可也。

## 曹月川端

先生之學不由師傅，特從古冊中翻出古人公案，深有悟於造化之理，而以月川體其撰，反而求之吾心，卽心是極，卽心之動靜是陰陽，卽心之日用酬酢是五行變合，而一以事心爲入道之路，故其見雖徹而

不元。學愈精而不襍。雖謂先生爲今之濂溪可也。乃先生自譜其於斯道至四十而猶不勝其渺茫浩瀚之苦。又十年恍然一悟。始知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焉。所謂太極之理。卽此而是。蓋見道之難如此。學者慎毋輕言悟也哉。○按先生門人彭大司馬澤嘗稱我朝一代文明之盛。經濟之學莫盛於劉誠意宋學士至道統之傳。則斷自渾池曹先生。始上章請從祀孔子廟庭。事在正德中。愚謂方正學而後斯道之絕而復續者。實賴有先生一人。薛文清亦聞先生之風而起者。

薛敬軒瑄

愚按前輩論一代理學之儒。惟先生無間言。非以實踐之儒歟。然先生爲御史。在宣正兩朝。未嘗錚錚一論事。景皇易儲。先生時爲大理。亦無言。或云先生方轉餉貴州。及于肅愍之獄。係常朝第一案。功罪是非。而先生僅請從末減。坐視忠良之死。而不之救。則將焉用彼相矣。就事相提。前日之不諫。是則今日之諫。非兩者必居一於此。而先生亦已懼不自得。乞身去矣。然先生於道於古人全體大用。儘多缺陷。特其始終進退之節。有足稱者。則亦成其爲文清而已。閱先生讀書錄。多兢兢檢點言行間。所謂學貴踐履。意蓋如此。或曰七十六年無一事。此心惟覺性天通。先生晚年聞道。未可量也。

吳康齋與弼

愚按先生所不滿於當時者。大抵在訟弟一事。及爲石亨跋族譜。稱門士而已。張東白聞之。有上告素王。正名討罪。無得久竊虛名之語。一時名流盡譁。恐未免爲羽毛起見者。予則謂先生之過。不特在訟弟之時。而尤在不能喻弟於道之日。特其不能喻弟於道。而遂至於官。且不難以囚服見有司。絕無矯飾。此則

先生之過。所謂揭日月而共見者也。若族譜之跋。自署門下士。亦或宜然。徐孺子於諸公推轂。雖不應命。及率必千里赴吊。先生之意。其猶行古之道乎。後人以成敗論人。見享他日以反誅。便謂先生不當與作緣。豈知先生之不與作緣。已在應聘辭官之日矣。不此之求。而屑屑於稱謂語言文字之間。甚矣責人之無已也。先生之學。刻苦奮勵。多從五更枕上。汗流淚下得來。及夫得之。而有以自樂。則又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蓋七十年如一日。憤樂相生。可謂獨得聖人之心精者。至於學之道。大要在涵養性情。而以克己安貧爲實地。此正孔顏尋向上工夫。故不事著述。而契道真言動之間。悉歸平澹。晚年出處一節。卓然世道羽儀。而處之泰然。圭角不露。非有得於道。其能如是。記云。澹如秋水貧中味。和似春風靜後功。可爲先生寫照。充其所詣。庶幾依乎中庸。邇世不見知而不悔。氣象余嘗僭評一時諸公。薛文清多困於流俗。陳白沙猶激於聲名。惟先生醇乎醇云。

陳剩夫眞晟

先生學方胡敬齋。而涵養不逮。氣質用事。晚年靜坐一機。疑是進步。惜未窺先生全書。

周小泉蕙

愚按非望勿學。惟聖斯學二語。可謂直指心源。段容思先生堅訓小泉先生語。而兩人亦獨超語言問答之外。其學至乎聖人。一日千里無疑也。夫聖人之道。反身而具足焉。不假外求。學之卽是。故先生亦止言學聖。段先生云。何爲有大如天地。須信無窮自古今。意先生已信及此。非阿所好者。是時關中之學。皆自河東派來。而一變至道。

陳白沙獻章

愚按前輩之論先生備矣。今請再訂之。學術疑似之際。先生學宗自然。而要歸於自得。自得故資深逢源。與鳶魚同一活潑。而還以握造化之樞機。可謂獨開門戶。超然不凡。至問所謂得。則曰靜中養出端倪。向求之典冊。累年無所得。而一朝以靜坐得之。似與古人之言自得異。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不聞其以自然得也。靜坐一機。無乃淺嘗而捷取之乎。自然而得者。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聖人也。不聞其以靜坐得也。先生蓋亦得其所得而已矣。道本自然。人不可以智力與。纔欲自然。便不自然。故曰會得的。活潑潑地。不會得的。只是弄精魂。靜中養出端倪。不知果是何物。端倪云者。心可得而擬。口不可得而言。畢竟不離精魂者近是。今考先生證學諸語。大都說一段自然工夫。高妙處不容湊泊。終是精魂作弄處。蓋先生識趣近濂溪。而窮理不逮。學術類康節。而受用太早。質之聖門。難免欲速見小之病者也。似禪非禪。不必論矣。

陳克菴選

愚按先生躬行粹潔。卓然聖人之徒無疑。其平生學力。盡見於張聚一疏。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通紀評理學未必盡當。而推許先生也至矣。文肅好古信道。真不愧先生友者。文肅先生鄉友。謝公鐸鳴鴻。

羅一峯倫

愚按一峯嘗自言予性剛。見剛者好之。若饑渴之於飲食。不能自喻於口者也。求之不可得。則尙友其人。於古相與論其世。如侍几杖而聆警欬也。而歎噓企羨。至爲泣下。予之好剛。蓋天性然也。孔子曰。吾未見

剛者。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至大至剛。以塞乎天地之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真至剛至大丈夫哉。孔孟之所謂剛。予之所好者也。此可謂先生實錄。先生之學剛而正。或擬之孔融。非是。又傳先生既謫官。過崇仁。求謁康齋。康齋不見。意待再三。而後見之。先生怒投一詩去。康齋之不見。所以進先生之意深矣。惜先生不悟也。又當時張廷祥獨不喜康齋。故先生亦不喜之。然康齋終不可及也。

蔡虛齋清

先生開修篤行不聚徒。不講學。不由師承。崛起希曠之後。一以六經爲入門。四子爲標準。而反身用力。本之靜虛之地。所謂真道德性命。端向此中有得焉。久之涵養深至。日改而月以化。庶幾慥慥君子。前輩稱月湖過先生。殊未然。月湖之視先生。猶子夏之於曾子。玉夫清修勁力。差可伯仲。惜未底於成。又先生嘗友林見素。考見素立朝卓然名德。又累疏薦羅整菴。王陽明呂涇野。陳白沙。則其聲氣所感通可知。俟再考以入。月湖楊廉號玉夫。丁幾字。

王陽明守仁

先生承絕學於詞章訓詁之後。一反求諸心。而得其所性之覺曰良知。因示人以求端用力之要。曰致良知。良知爲知。見知不困於聞見。致良知爲行。見行不滯於方隅。卽知卽行。卽心卽物。卽動卽靜。卽體卽用。卽工夫卽本體。卽下卽上。無之不一。以救學者支離眩駑。務華而絕根之病。可謂震霆啟寐。烈耀破迷。自孔孟以來。未有若此之深切著明者也。特其與朱子之說。不無牴牾。而所極力表章者。乃在陸象山。遂疑其或出於禪禪。則先生固嘗述之。後乃覺其非而去之矣。夫一者誠也。天之道也。誠之者明也。人之道也。

致良知是也。因明至誠以人合天之謂聖。禪有乎哉。卽象山本心之說。疑其爲良知之所自來。而求本心於良知。指點更爲親切。合致知於格物工夫。確有循持較之象山。混人道一心。卽本心而求悟者。不猶有毫釐之辨乎。先生之言曰。良知只是獨知時。本非元妙。後人強作元妙觀。故近禪。殊非先生本旨。至其與朱子牴牾處。總在大學一書。朱子之解大學也。先格致而後授之以誠意。先生之解大學也。卽格致爲誠意。其於工夫。似有分合之不同。然詳二先生所最喫緊處。皆不越慎獨一關。則所謂因明至誠以進於聖人之道一也。故先生又有朱子晚年定論之說。夫大學之教。一先一後。階級較然。而實無先後之可言。故八目總是一事。先生命世人豪。龍場一悟。得之天啟。亦自謂從五經印證過來。其爲廓然聖路無疑。特其急於明道。往往將向上一幾。輕於指點。啟後學躡等之弊有之。天假之年。盡融其高明踔絕之見。而底於實地。安知不更有晚年定論出於其間。而先生且遂以優入聖域。則範圍朱陸而進退之。又不待言矣。先生屬纊時。嘗自言曰。我平生學問。纔做得數分。情不得與吾黨共成之。此數分者。當是善信以上人。明道而後。未見其比。先生門人徧天下。自東廓先生而外。諸君子其最著與。然而淵源分合之故。亦略可觀云。

## 鄒東廓守益

按鄧文潔公稱陽明必爲聖學無疑。及門之士。槩多矛盾其說。而獨有取於念菴。然何獨近遺東廓耶。東廓以獨知爲良知。以戒懼謹獨爲致良知之功。此是師門本旨。而學焉者失之。浸流入猖狂一路。惟東廓斤斤以身體之便。將此意做實落工夫。卓然守聖矩無少畔援。諸所論著。皆不落他人訓詁。良知窠臼。先生之教。卒賴以不敝。可謂有功師門矣。後來念菴收攝保任之說。實適諸此。

王龍溪畿

愚按四句教法。考之陽明集中。竝不經見。其說乃出於龍溪。則陽明未定之見。平日間嘗有是言。而未敢筆之於書。以滋學者之惑。至龍溪先生始云。四有之說。猥犯支離。勢必進之四無。而後快。旣無善惡。又何有心意知物。終必進之無心。無意。無知。無物。而後元。如此則致良知三字。著在何處。先生獨悟其所謂無者。以爲教外之別傳。而實亦併無是無有不立。善惡雙泯。任一點虛靈知覺之氣。從橫自在。頭頭明顯。不離著於一處。幾何而不蹈佛氏之坑塹也哉。夫佛氏遺世累專理會生死一事。無惡可去。并無善可爲。止餘真空性地。以顯真覺。從此悟入。是爲宗門。若吾儒日在世法中求性命。五慾薰染。頭出頭沒。於是而言無善惡。適爲濟惡之津梁耳。先生孜孜學道。八十年猶未討歸宿。不免沿門持鉢。習心習境。密制其命。此時是善是惡。只口中勞勞行脚。仍不脫在家窠臼。孤負一生。無處根基。惜哉。王門有心齋龍溪學。皆尊悟世稱二王。心齋言悟難超曠。不離師門宗旨。至龍溪直把良知作佛性看。懸空期個悟。終成玩弄光景。雖謂之操戈入室可也。

羅整菴欽順

愚按先生之學。始由禪入。從庭前柏樹子話頭得悟。一夕披衣。通身汗下。自怪其所得之易。反而求之。儒不合也。始知佛氏以覺爲性。以心爲本。非吾儒窮理盡性至命之旨。乃本程朱格致之說而求之。積二十年。久始有見於所謂性與天道之端。一口打併。則曰性命之妙。理一分殊而已矣。又申言之曰。此理在心目間。由本而知末。萬象紛紜而不亂。自末而歸本。一真湛寂而無餘。因以自附於卓如之見。如此亦可謂

苦且難矣。竊思先生所謂心目之間者，不知實在處，而其本之末，末歸本者，又孰從而之之歸之乎？理一分殊，卽孔子一貫之旨，其要不離忠恕者，是則道之不遠於人心，亦從可決矣。乃先生方斷斷以心性辨儒，釋直以求心一路歸之禪門，故寧舍置其心以言性，而判然二之。處理於不外不內之間，另呈一心目之象，終是泛觀物理，如此而所云之之歸之者，亦是聽其自之之而自歸之，於我無與焉，則亦不自覺其墮於恍惚之見矣。考先生所最得力處，乃在以道心爲性，指未發而言，人心爲情，指已發而言，自謂獨異於宋儒之見，且云於此見得分明，則無往而不合。試以先生之言思之，心與性情，原只是一人，不應危是心，而微者非心，止緣先生認定佛氏以覺爲性，謂覺屬已發，是情不是性，卽本之心，亦只是惟危之心，而無惟微之心，遂以其微者拒之於心外，而求之天地萬物之表，謂天下無性外之物，格物致知，本末一貫，而後授之誠正，以立天下之大本，若是則幾以性爲外矣。我故曰先生未嘗見性，以其外之也。夫性果在外乎？心果在內乎？心性之名，其不可混者，猶之理與氣，而其終不可得而分者，亦猶之乎理與氣也。先生既不與宋儒天命氣質之說，而蔽以理一分殊之一言，謂理卽是氣之理是矣，獨不曰性卽是心之性乎？心卽氣之聚於人者，而性卽理之聚於人者，理氣是一，則心性不得是二，心性是一，性情又不得是二，使三者於一分一合之間，終有二焉，則理氣是何物，心與性情又是何物，天地間既有個合氣之理，又有個離氣之理，既有個離心之性，又有個離性之情，又烏在其爲一本也乎？吾儒本天，釋氏本心，自是古人鐵案，先生娓娓言之，可爲大有功於聖門，要之善言天者，正不妨其合於人，善言心者，自不至流而爲釋，先生不免操因咽廢食之見，截得界限分明，雖足以洞彼家之弊，而實不免拋自身之藏，考先生於格物一